

花土沟水电厂的回忆

□周治连

1980年7月,我们一家三口从冷湖迁居到花土沟。那年我28岁,儿子刚满1岁。从那时起,在花土沟一待就是13年。1993年5月,我工作调动到西安,离别花土沟整整30年了。往事并不如烟,花土沟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。

我在花土沟的工作单位是青海石油管理局水电厂。说到水电厂,人们往往理解为水力发电厂,其实不然,石油行业的水电厂是产水和发电的,是自来水公司和发电厂的合称。1977年下半年,青海油田勘探开发重点向花土沟转移,当时花土沟的水电供应短缺,严重制约油田的生产,也给花土沟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,管理局确定建设花土沟6000KW火力发电站。

面房里绘就设计蓝图

1978年1月,花土沟电站设计组在冷湖水电厂成立,以水电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主。借调局内有关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,分别来自局机关、设计处、机修厂、炼油厂和子弟学校,涉及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,分别从事汽轮机、锅炉、电气、水处理、热工仪表自控、土建、采暖通风、给排水、机械、概预算等工作。

我们都是第一次搞电厂设计,先后前往新疆电力设计院、哈密发电厂、山东电力设计院、胜利油田孤岛发电厂收集资料,参观学习。

设计组工作场地是水电厂一间压面房,除土建专业外,其他专业十多人挤在5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,从制图、描图、晒图、叠图、装订,都是小组成员亲手完成。我也是设计组成员之一,电站仪表自控设计图上有我的签字。

压面房夜晚的灯光,零点之前没有熄过,大家自觉加班加点,半年多时间设计完成了千余张图纸。

设计组成员大多是“老五届”大学毕业生,经历过磨难和困境,从事的职业与所学的专业不相符。6000KW电站设计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,所学专业得到了应用。他们留下来的设汁蓝图,既是施工建设的依据,也是对时代的回忆和对曾经的执着。

连续72小时无眠

很多人都有过无眠的经历,但连续72小时不睡觉,却很少有人体验过,我们在花土沟就有过难忘的72小时无眠。

新年正月初七,村里的社火把“身子”装扮齐落了,敲着锣鼓家伙,顶上狮子老虎,驾上旱船去开佛寺里请神。

其实,社火的准备工作在年前就已经开始了。把四零五散架在人家梁上的锣鼓家伙狮子老虎旱船取下来,集中在一起,修补的修补,彩绘的彩绘,新置的新置,敲打的敲打,于是,“咚咚锵锵”的声音从早到晚就不绝于耳,震得人都静不下心来。别说是小孩了,就连大人的心也像被绳子牵着的风筝,老想着往敲锣打鼓的地方跑。

社火的准备工作常常分在好几个地方,打鼓的地方往往只有几个打鼓匠和一群孩子。这几天的孩子不跳房子或者跳皮筋儿了,而是拿着扇子跳社火,男孩女孩都有。有调皮又搞笑的孩子,在场上按着鼓点学跳罗汉,惹得一帮孩子围着看,嬉笑声声,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大人要去看准备工作怎样了,有没有需要搭把手的地方。但绝大多数人跑到那儿也帮不上什么忙,只不

1980年12月,6000KW电站一期工程建设完成,72小时试运行是机组正式投入运行前的最后一道程序,也是对机电设备制造、安装及调试情况的全面考核。通过试运行可以充分检验机组是否安全可靠,能否长时间安全稳定运转。

水电厂决定完全依靠本厂力量独立完成72小时试运行。全厂总动员,确保72小时。机关干部下车间,车间干部到班组,各工种维修班组、材料库房、食堂、托儿所,都是72小时值班。

主任工程师带领我们几个参加过设计的技术人员,连续72小时盯在厂房,观测机组设备运转状况,指导监护值班人员操作。机组各轴承瓦温、油温、各部振动、摆度值均在标准范围内,各主辅设备运行工况良好,稳定性和安装工艺优良,各项指标满足设计和规程规范要求。

72小时试运行圆满成功,彰显了水电人的团结奉献精神,以及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。它也为后续新机组投产和机组大修理积累了经验,对后来的72小时试运行具有指导意义。

一个又一个百日安全

1983年,我被任命为水电厂第一副厂长,分管生产。1986年出任厂长,1993年调离花土沟。在水电厂领导岗位上的十年,是水电厂快速发展壮大的十年。十年间,我们先后建成了两座3×6000KW火力发电站,2×3200KW柴油发电站,油砂山10×630KW柴油发电站,五座35KV变电站。花土沟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5万千瓦,职工人数超过千人。1992年,我出席青海省火力发电企业会议,青海油田水电厂位列全省火力第二,西宁桥头电厂第一。

这十年,花土沟水电厂全体员工脑子始终绷着“百日安全”一根弦,念念不忘“百日安全”这本经。“百日安全运行”是考核电厂连续安全发电的核心指标。水电厂是油田的自备电厂,与外部电网无联络,是孤立的独立电源,连续安全发电的难度,要比电网中的发电厂大得多。

20世纪80年代油田不断上产,用电量持续攀升,连续供电要求越来越高。水电厂面临巨大的压力,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,有的年度最多能实现两个“百日安全运行”,个别年度连一个也实现不了。尤其是1989年前4个月,事故接二

连三,受到领导批评,遭到群众埋怨,人心浮动,士气低落,处于被动局面。

痛定思痛,厂里组织发电车间全体职工开展大讨论,找原因,定措施,五次召开车间、班组骨干会议和运行人员会议,让每个人发表意见,着力解决运行人员的稳定和岗位责任心,强化机组设备检修,保证质量。

当时,厂里作出三项决定:一是每年工资晋升和住房分配向运行人员倾斜,同等条件下运行人员优先;二是季度综合奖设立“百日安全运行”奖,加上岗位津贴和小班年功津贴;三是设立机组大修理工期质量奖。由于意见来自群众,办法是群众自己想的,有较好的群众基础,所以执行起来很顺利。

仅仅一年多时间,通过一线职工实践,效果非常明显。从1989年5月到1990年5月,实现连续一年安全运行,创下水电厂历史上最高安全运行纪录。四个运行班组中有两个班组达到连续安全运行500多天,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。

我在任的十年时间里,花土沟水电厂上下同心,日复一日坚持和延续百日安全活动,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“百日安全”。

独特的水电企业文化

青海石油管理局水电厂成立于1959年,从老茫崖到冷湖,再到花土沟,一路走来,34个寒暑形成了独特的水电文化,并一直被传承发扬。

凡是在水电厂工作过的同志,都不会忘记两会,就是入厂欢迎会和离别座谈会。新员工入厂时,厂里或车间都会举行欢迎会,介绍水电厂的历史和厂情,介绍岗位和师傅,让人有一种到家爱家的感觉。每当有职工调出盆地或退休时,厂里一定会举行离别座谈会,与会者畅谈一起工作生活的情谊,深情的离别寄语,场景温暖感人。

花土沟6000KW电站一旦出现停电事故,柴油发电机组就会启动,柴油机的轰鸣声就是命令。无论白天还是夜晚,厂领导、科室车间干部、维修班组的职工,几乎同时会出现在发电厂房,车间领导、维修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检查、排除故障,迅速启动机组。

那时电厂集体劳动内容丰富,每天有工作场所的卫生打扫,一周有厂区道路和环境卫生的清扫,每年有变电所和供电线路的清扫。尤其是两年一次循环水池的清洗作业,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

成了一道景观。那一天,循环水池四周红旗招展,高音喇叭送出悠扬的歌声,不时播放劳动现场的表扬稿。职工及家属200多人投入水池清洗作业,从早上9点开始,一直干到下午5点,卤鸡蛋、白面馒头的午餐,大家吃得格外香甜。

由于水源相对充足,再加上废水再利用,我们厂有一片比较大的白杨树林,成了花土沟最招眼的风景。多年以后,衡阳老乡甘建华写了一首《水电厂白杨林》,点名献给我们夫妻,其中有两句记忆犹新:“这儿每一棵树成活的成本/远高于一个石油工人的年薪。”

过年的欢乐令人难忘

从1980年开始,花土沟水电厂就形成了拜年的习惯。

腊月二十七前后,厂领导带领相关科室长和车间干部,前往野外水站、泵站、变电所,给节日值班的职工送年货,提前给他们拜年。

除夕,厂领导和食堂炊事员要去给发电厂当班工人送年夜饭。

大年初一,厂领导、科室长、车间干部,集体去厂房给发电运行人员和其他维修值班人员拜年。

与此同时,厂部生活区也在走家串户相互拜年,男女三五成群相约出门拜年,主妇在家接待来拜年的人。整个初一上午,家家户户拜年的人络绎不绝,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。

初二到十五相互宴请,每家用精湛的厨艺、珍藏的好酒招待客人。能请到厂领导到家喝杯酒、吃口菜,他们感到很荣幸。盛情难却,厂领导欣然赴宴,排队预约,常有一顿饭吃两三家的,我最多的一餐饭去了六家。

对那个时代的老水电厂人来说,那时过年虽然菜品没有现在丰富,但欢乐令人难忘,有着满满的幸福感。

三十年眨眼过去了。如今,330KV变电站落户花土沟,油田生产和花土沟居民用电由国家电网供给。水电厂发电机组停止运行,由过去的发、供、电一体模式转变为单一供电模式,水电厂也更名为供水供电公司。今天的花土沟,建起了机场,修通了铁路,已经成为西部戈壁的旅游热点城市。

魂牵梦绕的花土沟,有生之年,我很想再去看一看,“一部艰难创业史,百万覆盖翻天人。”多么希望那宁静的发电厂房,能够成为一座水电博物馆啊!

和牛栩栩如生,罗汉憨厚而又滑稽,二鬼摔跤的鬼头可怖而又略带微笑。

每个“身子”的道具包括胖婆婆的小人儿,大姑娘的花灯,公子的折扇,甚至滚灯,高跷以及每一个身子的服装等,很多都是由扮演者自己制作完成的。很快,年关将近,社火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。

正月初七,所有的“身子”都扮了出来,花花绿绿,跟老虎狮子旱船孔雀,从寺前到山门,再到门外,排成了两条长龙。这当儿,由社火头儿分发给每位“身子”一个用黄纸折叠成的标码子,缀在帽子或头巾头饰上,以示从此成为了神的一员。最后,社火头儿宣布社火纪律,大家才在锣鼓家伙和喇叭声中踩开场子跳起来。直到这时,村里一年一度的社火才真正地要起来了。村民听到锣鼓声,急忙从家里跑出来,挤在场子边儿上嘻嘻哈哈指点点,说谁的灯笼好,谁的扮相俏,谁的袍子扎成了菜馍馍……

那一年村子里的社火多了两只孔雀船,在灯光下踏着鼓点翩翩起舞,煞是好看。这两只孔雀船是一个人称“吴师傅”的乡村医生设计并制作出来的。社火队里几乎所有的道具都是他做出来的。两个狮子雄伟大气,是他给两个蒸笼圈上一层白布一层骨架再一层麻纸糊出来的。不仅如此,他制作的老虎

能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樊玉华说。

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塔式太阳能热发电企业之一,青海中控拥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与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力,结合自身资源优势,积极把握绿色发展机遇,2011年,青海中控正式落户德令哈市,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,总装机容量60MW。

产业是根,特色是魂。近年来,依托丰富的资源,我州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上发力,让海西站在了“绿色”发展的新起点上。

2023年,我州清洁能源产业链完成《海西州青零碳产业园区规划方案》,新能源产业装机总规模达到1327万千瓦,在建700万千瓦大基地、445万千瓦市场化项目,获批第三批国家大基地项目3个253万千瓦。丁字口750千伏输变电工程、绿发投资集团格尔木液态空气储能项目开工建设,三峡集团格尔木南山口240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获得

核准批复并于8月底开工,深能北方光

开场

遁形于大地的社神与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的芸芸众生之间,社火是一条坚韧而父亲的纽带或者一个量子场,可以相互来往,相互纠结。不然,远在天边的南海沿上的船怎么就划向了西北边地的黄土高坡,在黄土的波涛里飘摇,老艄公的长髯里还鼓荡着热带风暴,船上姑娘的八幅罗裙遮不住春光乍泄的三寸金莲?要不,草原上的牦牛在庄廓前的场院里奋起犄角,一只凝着昆仑雪光,一只缠着青海长云?使人想起诗人昌耀的《一百头雄牛》——

犄角扬起,

一百头雄牛,一百九十九只犄角。

一百头雄牛扬起一百九十九种威猛。

立起在垂天云飞的牛角塔堡,号手握持那一只折断的犄角

而呼呜呜……

血洒一样悲壮。

要不……那牛皮大鼓、黄铜锣钹怎能数千年响彻天地,那摇曳的灯火怎能洞穿沉厚如壁的岁月,那青龙随着同样的鼓点起舞人间?

还是从一曲河湟民间小调说几段社火轶事吧。

赵家媳妇与《折牡丹》

不知从何时起,一曲小调《折牡丹》风靡河湟。

在社火场上能听到它,在山沟野凹、街头巷尾能听到它,那反反复复、寻寻觅觅、略带忧伤的歌声,就像这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,淳朴,合口,入耳,撩心,醉人……歌者仿佛把所有的祈福、所有的祝福、所有的梦想和情感都寄予那朵历经春夏、费尽千辛万苦折不到手的牡丹。

在这方土地上,方圆十里就数赵家的年轻媳妇把《折牡丹》唱活了,唱出了名了。她身材好,扭一扭,像春风摆柳,唱一唱,若云雀鸣啭,那一把系了红绸的竹

扇开开阖阖,露的是千样万样的喜悦,藏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伤感……

那一年,在村子以南十里小镇的鼓楼下,她领着社火队的姑娘媳妇们唱了一曲《折牡丹》,引起一波又一波吆喝。这是唱到听者的心坎上了——

正月里到了炸茶哩,牡丹花

牡丹花长着个石峡里

牡丹花,折不上它……

六月里到了着热难挡,牡丹花

牡丹花开着个半城墙

叶儿绿来杆杆黄,牡丹花

十二朵嘛牡丹全开下

牡丹花,折到个家……

一年一度的狂欢结束了,村里的年轻男女谋划着外出打工挣钱。赵家媳妇跟着男人去了西部草原寻活干,自然把《折牡丹》也带到了那里宿营的帐房和草地。诱人的牡丹就开在了草原上。

也是那一年,在返乡途中,赵家媳妇遭遇了车祸。据说,后来她从死神那里回来了,社火队里又听见了她的歌声。与众多村人一样,无论经历多少艰辛,仍千回百折地寻找着那枝梦中的牡丹……

薛灯官

在台地以北数里,有一条峡谷,

叫南门峡,峡口两山对峙,一面绝壁万仞,危岩悬空,时有云来雾往,山鹰隐约其间,上有石门洞开,叫石天门。仰望,恍惚青天白云近去,垒岩叠石欲倾,令人眩目惊心。民间传说那一孔石门是二郎神降伏山妖时一箭射穿的,使这条峡谷平添了诱人的传奇色彩。

在南门峡,有一个有文脉、有本心、有本事的人。据说,他出生在村上大户人家薛进士家,拔得一手好算盘,左手拨盘子,右手记账簿,账目精确,毫无含糊,曾为方圆有名的大队会计。事实上,他最有口碑的,还是他扮演的灯官老爷。很多人不知其真名,都叫他薛灯官。

相传,薛灯官有一口好说辞,每年正月,人家抱着有病没病的娃娃争求他吩咐一番,有病治病,没病得济,都说灵验。

比如曾对刘家的一个娃娃他吩咐道:文士身挎两把刀,能文能武啥都好,有朝一日紫气来,吃香喝辣享荣耀……据说这个娃娃后来当兵回来,成了公社的武装干事,云云。

据说,想当年薛灯官带领一班社火,去过渡中之地嘛呢台,那一生动场景,后来再现于河湟作家井石先生的长篇小说中,活灵活现,精彩纷呈——

这灯官老爷往堂上一坐,一拍惊堂木,先来了一段开场白。

“本豆腐(灯府)老爷,牛羊府出身,坐镇青菜(钦差)衙门。我狗时出仕,猪时上任,子时出巡,牛时下马,坐了一时三刻的春官,人役们,是也是不是?”

“是!”人役们齐声回答。

“我东走了东京汴梁,西走了西京长安,南走了南京金陵,北走了北京燕山……我一路上讲的是风调雨顺,说的是国泰民安。今儿来到贵方宝地,给宝庄带来吉祥如意。”

于是,灯官老爷惊堂木一拍,就开始吩咐:“各路身子,照令行事!磕风锣打得天下太平、五谷丰登;镇煞锣催散冰雹冷蛋、远消远散。是也不是?”

“是!”

有一年正月,锣鼓喧天,社火没了影踪,有人偶尔见薛灯官出现在巷道,耷拉着头,脚步趔趄,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后来他从村子里消失了。多年不知音讯,人们也渐渐忘了这个灯官。

不知又过了几年,日子好起来了,社火也重生了,人们又记起了薛灯官。有年腊月,薛灯官好似从天而降,回来了。带着一个雪城草原的女人和一儿一女。他很少提及过去的事,只是感慨:现如今社会真好,人都活得宽展多了。

龙年正月,薛灯官